

無量壽經（新加坡二次宣講）學習分享 成德法師主講
（第十四集） 2022/4/26 加拿大溫哥華 檔名：
55-233-0014

應該下一節課就能把「德遵普賢第二」大家一起交流學習完，所以我們學習完之後，大家可以就「德遵普賢」這一品經，自己這一段時間在生活工作、處世待人的落實，可以互相交流一下體會。我們人不是很多，所以見者有分，每個人都要分享分享。

不要我今天講完就有人睡覺有點睡不好。具足總持百千三昧，師長說的，三昧就是在一切境界當中不動心。在錢財當中你不會動心，就得錢財三昧；叫你分享你也不會緊張了，就是在分享當中不會動心了。當然也不能說「非叫我不可以，我一定要分享，不分享我很不高興」，這也是動心了。很想怎麼樣，不想怎麼樣，都是動心了。亦無希求不希求想，亦無彼我違怨之想，什麼境界都好，順境不起貪愛，逆境不起瞋恚，這就是在生活當中不動心，在生活當中修華嚴。這一點師長老人家給我們表演得很透徹，他老人家是專攻《華嚴》，也給我們表演出事事無礙的法界，表演出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

講到這裡我就有點熱了，可能剛剛暖氣開多了，有點熱。所以你看我啥境界都沒有，假如有具足總持百千三昧，天氣很熱他也不動心，也不會受影響。師長講經有講過，章嘉大師，四大活佛之一，我們看他穿的衣服很厚，台灣夏天，他們好像是繞著台灣有活動，走不少路，其他的法師拿扇子一搧，太熱了，看章嘉大師坐在那裡就問大師，「挺熱，你不熱？」大師說，「心靜自然涼」。所以師長也是回想章嘉大師的行誼，看到大師是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时」。這真的是隨時悟入華嚴三昧，具足總持百千三昧，他都不

動心了，交往的都是很有地位的人，但也不會被世間這些五欲六塵所影響。

所以期待我們一起來探討「德遵普賢第二」。好像只有我笑，你們都沒有笑，我笑是因為我可以休息一節課了。大家應該說，終於我可以廣修供養。我們學這一品經的目的，我們目標要明確，學完這一品經，普賢行就是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。有這個目標我們學起來有一種鞭策的力量，自我要求，然後也要勘驗，我現在有沒有禮敬諸佛，對一切人不能去分別執著。所以師長講經的時候，這個經文裡面，「悉睹無量諸佛，於一念頃」，我們還沒有進入經文，其實德遵普賢就是我們的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。師長還透過這一品經指導我們怎麼勘驗自己，大家有印象吧？師長提到佛眼睛看一切眾生都是佛。假如你看一切人都是佛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；假如看一切眾生都是菩薩，恭喜你，你成菩薩了。這一段話我們隨文入觀，也要自己檢查。

這裡師長很用心，提到六祖大師說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。假如我們常常見人過，又放在心上，生煩惱或者產生對立，甚至延伸是非人我，那我們不在道中了，不在道中就在輪迴的業海裡面。所以師長說了，看到世間這些過失，那不是修道人，一點功夫也沒有。為什麼說看到一切世間人都是善人？所有一切萬法都是自心變現的。華嚴是一真法界，是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。所以一切萬法都是自心變現的，我的心好了，變現的境界全是好的。所以普賢行第一個禮敬諸佛，一切眾生我們當諸佛如來對待。

在《法華經》裡面有一品經，「常不輕菩薩」。當然在這些大經裡面，這些主人翁都是來啟發我們的。《華嚴經》末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那善財童子是誰？我們得看得懂他的表法，看不懂當面錯過，那太可惜了。就好像假如我們看不懂師長是怎麼落實《華嚴

》的精神、《華嚴》的教誨，那我們看不懂我們每天在跟他學什麼？所以善學其中有善聽，聽懂師長在講什麼，聽了還要懂得去思惟、去體會。「諦聽諦聽」，這善聽；「善思念之」，這善思惟，「善思」是善思惟，「念之」是學完之後放在心上，落實在一言一行當中，這是念之。所以善聽，聽懂老師在講什麼，還要善觀察，觀察善知識他是怎麼落實在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。師長講經都是現身說法，娓娓道來，他就是這麼在落實佛法，他就是這麼在過華嚴的境界。所以師長說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

我們跟他老人家學，目標一定一樣的，一定會愈活覺得愈自在，愈活愈無礙，因為華嚴是事事無礙的法界。假如我們檢查一下，我怎麼愈學愈覺得煩惱增多了，愈學愈覺得事情好像愈來愈難解決了，這代表我們所學的教理跟生活沒有緊密的融在一起，有可能執理廢了事。《華嚴》是理事圓融，修學的路上我們都要懂得勘驗，我們學得對不對？我們學得有沒有進步？師長說，面對境界要清楚，學佛的人面對境界要清楚。我們自己在修行，修行就是我們所面對的境界，我們修的有沒有進步、有沒有煩惱輕，這得靠自己檢查，自我勘驗。我們修學的整個過程也是我們所面對的境界之一。

師長這裡強調的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你看每個人都是佛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我們在聽著這一段教誨，緊接著，善聽了還要善思惟，我得思惟思惟自己現在是什麼狀況。假如每天還因為很多人事產生很多煩惱，我們就要找找問題出在哪裡。境界沒有問題，應該是我自己的心用錯了，怎麼來歷事練心、來調整。經一事長一智，經歷每件事，我有哪些執著點，有哪些習氣我看到了。這也是普賢行，普賢行「懺悔業障」，懺悔業障就是知過改過，我們假如不知道過在哪，我們怎麼懺？《了凡四訓》有一段很重要的話，「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於自是；一日無過可改，即一日無步可進」。所

以日日知非、日日改過，這也是落實普賢行的懺悔業障。佛法就是生活，沒有離開。

我們剛剛探討的這一段，都是依照師長的教誨我們來探討、來切磋。師父領進門，師父把這些義理給我們講得很清楚、很透徹了，修行要靠我們個人，善聽、善思惟、善觀察，進而好好去落實，落實在一言一行當中。就像我們上一節課交流到的經文，「裂魔見網」，我們的我執我見有沒有減少？有沒有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，隨順佛菩薩的教誨？「解諸纏縛」，我們手機有沒有少看一點？這些會讓我們身心不自在的，嫉妒有沒有少一點？面子有沒有放下一點？面子會讓人身心很不放鬆，好面子有時候還得去解釋，倘掩飾又增一辜。我們修行人身心要愈來愈自在，很多這些會讓身心不放鬆的心境、習氣要一點一點把它放下。

像這一段師長也有提到電視的危害，說實在的，現在網路比電視厲害多了。諸位同修們，學道須是鐵漢，兩字信條「真幹」。不簡單，師長都說，你現在修學能成就祖師大德都佩服你，因為我們現在面對外在的誘惑考驗比一百年前很難用倍數來形容。夏蓮居老居士給我們心理建設，「末法眾生根鈍業重」，根性鈍，業力很強，「外魔」，外在的誘惑，「內障」，內在的煩惱障，「無人不具」；「邪多正少」，現在邪師說法如恆河沙，我們現在又很容易聽別人講什麼我們就受人家影響，沒有正知正見，沒有定見，邪多正少，「退易進難」，退很容易，進步不容易。當然，「若都無苦，忍從何生？借彼魔惱，堅我願力」，考驗愈多自己這種堅忍的心愈強。「只要將猛，不怕賊強」，能夠接受考驗，而在接受考驗的時候，修行要愈修愈簡單，因為修行就是從念頭上下功夫，你所面對的境界不管多複雜，最重要的護好自己的心，不被這些境界影響就好了。我們不被境界影響，境界就被我們影響，就是兩種情況。我

們不被影響，我們就能隨緣妙用，隨家裡面所遇到的每件事，隨工作、生活、團體裡面所面對的每件事，可以妙用。

這也是落實我們《無量壽經》，「譬善幻師，現眾異相，於彼相中，實無可得」。「譬善幻師，現眾異相」是終日度生，藉每個因緣護念好自己，護念好身邊的人，跟儒家講的「明明德」一樣，明明德是護念好自己，「親民」，護念好身邊有緣的親戚朋友。「於彼相中，實無可得」，終日又無度。終日度生是隨緣，是生心；終日又無度，應無所住，心地還是清淨。事情結束了心還是清淨，不能事情結束了在那邊琢磨半天，或者是懊惱、生氣。不能境界已經過去了心思都還拉不出來，要用心如鏡。師長也教我們，事情來了，真誠盡心去做；事情結束了，不放在心上，佛號趕快提起來。

我們一下子要達到應無所住不容易，就像我們上一節課提到的，我們要入空無相無願法門不容易，要從這三個門入。《金剛經》、《六祖壇經》從空門入，照見五蘊皆空，這不簡單。可是我們修念佛法門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，這個法門善巧殊勝到極處了，我們在凡夫地，但是可以巧入無生。所以江味農居士在《金剛經講義》裡面讚歎：「持名念佛，暗合道妙，即是行深般若，無異念實相，是故能滅重罪，能消重業。」這些高僧大德都入境界了，他們真的是一鼻孔出氣，你看江味農居士說的，即是行深般若，能滅重罪，能消重業。慈雲灌頂法師說，任何方法都懺不了罪了，還有這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可以懺掉。

夏蓮居老居士慈悲，他晚年，這部懺儀還沒有最後定稿他走了，這是他的良苦用心，這部懺儀叫《寶王三昧懺》。念佛三昧，三昧中王，這一部懺是以念阿彌陀佛為主，所以叫《寶王三昧懺》。成德自己的思惟，夏老已經感覺到未來眾生造的業比以前的人不知道要多多少倍，造了業怎麼可能沒有業力的障礙？其實業力是真有

，業不能消除就很難感應道交，就很難產生法喜、產生信心。這些高僧大德都在給我們表演，慈悲，設身處地我們修學的困難。以夏老來講，我們看《淨修捷要》就是為我們現在忙碌的時代設想的。包含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，都是體恤我們修學的不易。五種原譯本裡面重點還是有一些差異，能把五種重要的教誨都讀到，真的是我們世間話講神乎其技，這真的都是不可思議的成就。五種原譯本我也有拿來讀過，讀得都不是很順暢。奇怪了，這本會集本統統都是五種原譯本的，怎麼讀起來這麼順？

我們修學的路上大家感受感受，有多少佛菩薩在加持，有多少祖師大德在加持我們，我們自己的修學路就是無量緣起，這麼多祖師都為了我們成就而做了這麼多善巧方便的護持。我們也要從自身去感覺，確實華嚴就在我自己的身上，重重無盡的恩德在我的身上。能體會到無盡的恩德就會念恩，就把念恩擺第一位了，這樣煩惱就起不來。念恩就跟菩提心相應了，念本師恩，念父母恩、師長恩。

我們看《淨修捷要》，「一心觀禮，從上以來，蓮宗諸祖」。淨土宗的承傳，我們看師長，他的攝影棚裡面不只掛了自己的老師、母親，都會掛十三祖，不忘這些祖師的恩德。夏老這每一拜良苦用心，我們拜呀拜不能拜了只是走形式。拜著拜著，這每一拜的深意我們體會到了，原來這一拜念一切善知識、祖師的恩。「蓮宗諸祖，暨弘宗演教，皈向淨土，諸大善知識」，甚至於「以及本身皈依、授戒、傳法、灌頂，諸位大師」，這個就代表我們菩提道當中所有護念我們的這些恩德，我們都要銘記在心。

我們觀察師父，他一直在強調他三個老師的恩德。他自己生活愈來愈自在，可以過上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他對老師的感恩愈來愈深，愈深就愈要報老師的恩德，菩提心就時時提起、時時保持。所以

我們看老人家九十幾歲，真的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。九十幾那一年光是到歐洲來，法國、英國，一年就走了二三次。成德當時都還沒有五十歲，體力都受不了。真的給我們表演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己身求安樂」。這我們也要觀察，師父在給我們落實什麼教誨。

老人家七十幾歲在講《太上感應篇》的時候就有講到了，「我隨時可以走。憑什麼？世出世間法都放下了」。當然這一句也很重要，我們不要一聽到師長說隨時可以走，你只看重這一句，一聽很激動，隨時可以走。師長隨時可以走是重要，我們隨時可以走更重要。所以後面這一句關鍵，世出世間法都不執著了。會聽經的人世出世間法都不執著、都放下了，隨著師父講這一句就隨文入觀，哎呀，我這幾天還在煩哪些事，那就是我的執著，我趕緊要放下了。

都有方法可以馬上放下的，重點是我們有沒有把這些教誨重視起來。剛剛講祖師恩，印光祖師送了我們一個法，最殊勝的法，「死」字，死字貼在額頭上。我們真的起煩惱的時候，你馬上可以想，假如我待會就斷氣了呢？那我還有放不下嗎？我假如真的斷氣了我就投胎去了，因為我還在那情緒起來了。我們雖然修行，警覺性不夠高，統統被輪迴給吞了，輪迴來措手不及。印光祖師用這個「吞」字，用得有道理。

現在覺得身體真的是個機器，上了五十歲有感覺，以前衝得太快，性格太執著，現在落得陰陽兩虛。很慚愧，禮敬諸佛，最近的這尊佛都沒有禮敬，自己的身體也是諸佛。我們落實經教要由近而遠、由親而疏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那天成德覺得很慶幸，為什麼說慶幸？《了凡四訓》說：「直諒益友，時面攻其非。」

我們末法時期修行，蕩益大師提出了四個重點，第一個，淨土為歸。我們現在一切人事境緣還會起煩惱，沒有淨土為歸。得認識

清楚自己是嘴上說要往生，事上牽掛、執著的點還不少。歸心似箭才叫淨土為歸，「那堪更欲之乎者，管取輪迴沒了時」。所以這四點，淨土為歸、持戒為本、觀心為要，一定從起心動念處下功夫。

我現在覺得我們修行不簡單，我們很容易合法掩護非法。我感覺這一關不好過，愈來愈難過，為什麼？因為每天聽經懂的道理愈來愈多。比方說人家關心自己的身體，讓我們早點睡，少吃水果，體質已經寒了，我們馬上回一句：「活一天幹一天，幹嘛執著？」聽起來多瀟灑，人家提醒的人只能搖搖頭，這個人是銅牆鐵壁，什麼話都進不了他。其實這是什麼？我見太強。可他句句都是佛法，這更難看得到自己我見太強。甚至還不要講那麼好聽，我見太強，任性，任自己的性子。我敢保證這也不怎麼聽父母的話的，這是根。根在哪？佛法是師道，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。

不過我講到這裡有點講不下去，為什麼？我也做得不好，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」，我這個法也表得太不理想，不過我沒有亂吃東西。我好像不適合繼續解釋下去，不然又覺得好像我不承認，有點愈描愈黑。每個人的狀況確實有不一樣，我稍微解釋一下，我真的任務太多，我沒有說順著自己性子要去熬夜的，我不會幹這種事情。但是我一不小心變成CEO，還是我自己進退不妥，還是面對境界不清楚，變成顧問多好，有顧就有問，有來問我們就護念，沒來問就好好念佛，好好深入經藏。我現在不深入經藏不行，不深入真的是無顏見廣大的大眾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從因緣法就是弘揚傳統文化，那我們的責任要培養弘法人才，我的責任是培養弘法人才，培養不出來我要背因果的。所以我常常得動態觀察，師父老人家為什麼能修學成就？他自身是怎麼用功？他外在的配套條件是什麼？再拉回來我們現在的現況，我們該怎麼用功？還要配套哪些外在的條件？漢學院為什麼建在蘭彼得？其中就有

一個重點，污染少。漢學院建在倫敦，我也不願意去，很難。我不是說他們的問題，我是說我，我在倫敦也守不住。佛門修學初學阿蘭若，阿蘭若是什麼？聽不到牛叫聲的地方，就是少污染。

成德現在還是初學，確實是初學中的初學，門都沒入。為什麼？十六個字沒放下，所以不能錯估自己的情況。而自己要很清楚自己這一生在因緣當中有什麼責任，要表什麼法，這個心裡要有數。師長曾經私下指導成德，「你是掌旗的人」。當時候是什麼因緣？是因為日本要辦課程，我不想去，結果推掉了。後來他們安排的講師臨時去不了，又跑去找師長，所以師長說你是掌旗的人，偶爾也要露露臉。大家注意，這個話要會聽，偶爾，你不要聽錯了，常常揮揮手，揮到最後你就被眾生度走了。學貴自知，自己有幾兩重。潛心修學，要潛得下來才行，能屈才能伸。

我記得當時候師長去了日本，那個地方有一座山，比叡山，師長說在這一座山修行的出家人，最短的十六年，最長的就沒有再下山了。我不知道大家聽這段什麼感受？我當時候聽，自己的功夫跟當時候修行的人沒法比，差得遠，人家最短十六年。所以剛剛成德說我是初學中的初學不是客氣的，都還沒潛下來過。潛下來深入經藏，三皈依，自皈依法，當願眾生，深入經藏，才能智慧如海。我們是在時節因緣剛好比較早出來推廣傳統文化，但畢竟這個緣已經啟動，你是走在前面，你得帶對方向，走錯了因果可大了。

這一段時間也遇到一些道場的負責人。我們畢竟出家了，走到哪人家都很照顧。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，我們不能白白接受人家的照顧，出家人的規矩，比方說去應供了，吃完飯鐵定要講話的，要做法供養，不然會消化不良。所以有緣跟他們交流，我也感嘆這個時代弘護正法挺不容易的，比起一百年前難度高很多。我們看看，觀察一下這幾千年來怎麼弘法、怎麼護法，客觀的條件是什麼

？弘法，開悟的人出來弘法。開悟了頭頭是道、左右逢源，怎麼講都是對的。他全性起講，怎麼講都是他的真心流出來的，他不可能有錯的，他入了境界。這是弘法的人，護法呢？弘法退休的人來護法。

我們遇到一個大時代，師長這時候李炳南老師讓他去參與內典班，師長說：「不行，那要開悟的人才行。」李炳南老師說：「你不講，他不講，這法斷了怎麼辦？」師長說：「是有道理，但是我還是不能講。」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現況。面對的現況愈難，我們愈能展現《華嚴》的事事無礙。有佛法就有辦法，只要我們不被這種自我感受影響，「怎麼這麼難？」境緣無好醜、無難易，我們的分別執著一起來就被轉了，所以這個時代特別容易退心。從外相上看難度比以前多很多，但是反而這種考驗愈多，讓你愈能證明《華嚴》的事事無礙。

佛法法輪圓的，沒有障礙，圓滿的。師長為什麼特別強調，佛法管用，不管用你學它幹什麼？只要我們能夠伏得住面對境界產生分別、難易、好醜這些念頭，你隨緣沒有起這些念頭，你就可以妙用，在兩難的境界都能想到圓融的方法。只要你心能定下來，不陷到事情裡面，不有情緒，定得下心來，佛菩薩一加持，你有兩全其美的方法出現了，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」。我們假如不這樣去練功夫，每天萬境交集，那麼多人事物問題，你怎麼消融掉？保證愈修愈愁眉苦臉的，事愈積愈多，化不掉了。

心不能當垃圾筒，心要當熔爐，任何煩惱來了，唸一下就燒光了。就像經文裡面說的，「熾盛如火，燒煩惱薪；不著如風，無諸障礙」。每天遇到那麼多人事物，不著如風，無諸障礙。然後隨著每個緣，「法音雷震，覺未覺故；雨甘露法，潤眾生故」。我們每天的生活，你跟你自己的小孩也要有甘露法滋潤他的心田。「曠若

虛空，大慈等故」，每天遇到那麼多人事境緣都能包容。「如淨蓮華，離染污故」，不陷到事情裡面去。「如尼拘樹，覆蔭大故」，看到那個樹蔭那麼大，我們德國淨宗學會要開很好的學風、道風，護蔭百年、千年之後的淨宗同修，我還帶動整個歐洲來修學，如尼拘樹，覆蔭大故。「如金剛杵，破邪執故」，因為說法獅子吼，就可以破邪執故了。我們董老師講了兩次師長《認識佛教》複講，現在邪師說法如恆河沙，這個專題太重要了，可以顯正破邪，什麼才是正信的佛教，甚至於什麼是能當生成就的佛法，在這個專題都可以給我們講清楚。我是有一點心不安，因為這個專題應該繼續不間斷宣講，對這個時代太重要了。成德修一點功德，請轉法輪。

我很感謝我們道公長老跟成德提到，他們這時候跟隨師長，這都幾十年前的事，師長請他們去跟著日常法師學戒律。畢竟我們淨土宗要持戒念佛，持戒的目的得清淨心，心淨佛土淨。他們去佛陀教育基金會學完了，回到景美圖書館，師長可能觀察出來了，他們有點不適應。比方說一棵菠菜，在基金會整棵都要吃掉，根的鬚鬚都要吃掉；到了景美圖書館摘掉，整個根摘掉了，他們一看太浪費了，心裡就很難受。師長看出來了，把這幾個弟子找到房間裡面來，我這裡是學《華嚴》的。我這時候聽到這裡真的頭皮發麻，有點後怕，我聽師父講經二十多年了，假如他學什麼的、修什麼的我都不知道，我到底在跟他學什麼？都看不清楚要跟他老人家學什麼，這都是情執作用，只是在那裡「唉呀，我跟老和尚很有緣，我常常夢到他」，都是搞這些情執。內行人看門道。真的，從道公長老給我講這個公案，我就特別用心去觀察，老人家怎麼給我們表演《華嚴》的主伴圓融、事事無礙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這個待會我們會講到。

「隨時悟入華嚴三昧」，這一句也沒離開我們的生活，「具足

總持百千三昧」。這一品經大部分都是在講八相成道，這是入法身境界，他可以隨類化身，只是舉了一個以佛身度眾生的例子。這一品經很精彩，但是師長老人家跟我們說，因為經文講到「於此中下，而現滅度」，八相成道到這裡，這一大段講完了，是隨類現身舉一個以佛身度眾生，其他呢？應以菩薩身、緣覺身、宰官身、男子身、女子身，甚至畜生身，都是，無不自在。師長這裡講了，使我們了解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殊勝無比，我們生到極樂世界就過這樣的日子，法界逍遙遊。但師父進一步又提醒了，所以這個經上所說的，就是講我們或是現在，或是將來在西方極樂世界，或是在他方世界教化眾生、供養諸佛，講的都是我們這些實際的生活狀況。所以不讀《華嚴》不知道佛家的富貴，過的是這樣的日子。師長接著說了，字字句句與我們有密切的關係。不是未來有關，師長這裡講，或是現在就有關了。

我們看師長講經很圓融，什麼叫再來人？乘願再來。師長也怕我們一聽到再來人，乘願再來，我們就會落入什麼？下輩子、下輩子。我們很容易聽一個東西就產生一種分別見，師長怎麼教導我們？什麼叫乘願再來？願力大過業力。一個人的修學能夠提升關鍵在哪？關鍵在他不寄望在未來，他活在當下。他假如起一個念頭，我往生之後再來度眾生，他就是寄望在未來了，那現在呢？所以講經不容易，你一講，眾生可能聽著聽著又產生他的分別執著見了。我們遇到善知識講經能給我們講得這麼圓融、圓解，我們就能圓修。圓解修一天超過不能圓解修一劫，用現在的話「不可同日而語」。所以我們要好好跟著師父的教誨深入經藏，不需要太久的時間，這個表法我們要看懂。

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善財童子是代表每一個發願當生成就的修行人，而他是怎麼修的？他是先跟著文殊菩薩得根本智。這個表法

不能看錯。我們在講席當中強調一個老師，也有同修就說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又不是只有一個老師。你假如不能很清楚看出來這個表法，你被他這個說法，「好像對」，你就動搖了，你就受影響了。老和尚在「十年因緣」裡面，老師只有一個。其實用《華嚴》來看，他這一個是什麼？主伴圓融。老師是主，其他有緣的良師益友，真正懂得修行的，都會觀察這個人最相信誰，知道他的因緣了，不用他的老師說，都會配合他的老師護念這個人。這是懂行的，人情事理。聖一法師為什麼邀請老和尚到他禪宗道場講開示，那不也是一個善知識來護念他們嗎？可是人家師長很懂規矩，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。

其實我們現在真的不要說大乘這麼高的境界，世間做人做事、人情事理都得學，不然好心辦壞事太多了。光是我們現在覺得，我可以當老師，我可以教你，我給你開三個條件，我是不知道他的境界怎麼樣，我是不敢這麼幹的。我們自己煩惱都沒有伏住，就可以跟人家說你跟我學，守我三個條件，那不是狂妄了嗎？但是我們現在一接觸到年輕人，那種態勢就是跟我學、跟我學，這變好為人師。什麼人能當老師？明師，明白的明，他是修行過來人。而且你看修行過來人都是把門關起來的，他是謙虛的，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，哪有去拉人家來跟他學的？

藏地成德接觸得少，我們漢地從因緣來看，傳統文化忽略幾代了？師長是有中華傳統文化根基的最後一代，成德是孫子輩，已經隔了兩代人，我們漢學院的同學第三代了，有沒有像師長這樣的因緣出現，從胎教，整個他成長過程都是傳統文化的氛圍？我們現在來到漢學院的同學們，他們踩在蘭彼得的土地上，我看到他們我都能體會他跟他們家也承受不少壓力，也走過不少血淚史。我曾經遇到一個父親，也是栽培他的孩子走這條路，大男人長得很壯，一聊

起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那要頂著整個家族的壓力。師長那個年代，你不這麼學人家覺得你太奇怪了；現在時空一換，你現在這麼學人家覺得你太奇怪。你看變化很大。沒有關係，以不變應萬變。

都是重重無盡的因緣，而且在這重重無盡當中，只要有一條沒了，他就來不到這個地方。所以實在講，我們在這裡教學，不盡心盡力教他們有罪過的。人跟人要心心相應，他們這麼不容易來到這裡，我還不盡力教，這要負因果的、有罪過的。這也是做人，師長講的，人家有五分緣，你沒有盡五分對不起人；你一定要盡到七分，太攀緣了，最後把人家嚇跑了。「隨緣」二字有智慧在裡面，要觀機，觀察因緣。

剛剛跟大家談到，我們觀察現在的因緣跟以前弘護的因緣差別滿大的。假如我們不用經教去思惟，光想到這裡煩惱就來了，我看別幹了，太難了。大家要知道，阿難尊者有做了七個夢。阿難尊者是誰？佛菩薩都是表法，我們不能看完以後阿難尊者是阿難尊者我還是我、善財童子是善財童子我還是我；我們剛剛說的常不輕菩薩，常不輕菩薩是常不輕菩薩，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，劃清界線。「常不輕菩薩品」，這是一品經，他就落實禮敬諸佛，見到每一個人，「你有佛性，你一定能成佛」，還給人家頂禮。這一念心要學到，可不要學相，不然今天我們課程結束了，你跑到馬路上就給人家磕頭，到時候警察就來了，他們可能屬於邪教組織。我們現在修行敏銳度要夠，要體恤家人的接受度，不要因為學佛，本來自己做事就特別容易衝動、激動，做出來都讓人家不能理解，甚至產生誤會。修行是改性格，不要太激動，不要造成家人誤會，更不能造成政府的誤會。都要有觀照力，不能一激動起來如入無人之境，什麼都顧不上了。人一執著起來真的一執成病，就一直順著自己要的去硬幹，別人怎麼講都勸不聽了。

剛剛跟大家說，我們出家人到哪給人家照顧，得要給人家做法供養才好消化，所以跟他們探討到了，弘法是開悟的人，護法是弘法退休的，你看他多有經驗。有佛法就有辦法，要有配套措施，弘法的人要從複小座開始做起，弘法的人要teamwork（團隊合作），要團體來鍛鍊，不要單槍匹馬，弘法的人單槍匹馬，成德目前觀察還沒有一個不出狀況的，真的是古來征戰幾人回。因為客觀來講，我們不是從大家庭成長，人情事理不敏銳，都搞得人家護持的人生大煩惱了，自己一點感覺都沒有。我都遇過講課的人，到人家的道場講課，還要求人家負責人每一次聽完課你要送人家禮物，老法師說的多布施、多送禮。你說他講的對不對？對，老法師講的多送禮、多請客，他把這個道理拿去要求別人。我們不要說學佛的人，我想以前在大家族裡面三代同堂、四代同堂的人，他到人家的地方絕對不可能幹這種事。現在我們這個時代，你就是講《華嚴經》、講《金剛經》還幹這個事，講得頭頭是道，三輪體空、一心清淨，真正跟人接觸連這一點都不懂。所以李老慈悲，洞察大家的程度，《常禮舉要》，先學一個不要讓人家討厭的人，不要一下跳著就是大經大論。有沒有看到這些祖師都在護念我們。

複講，而且團隊協作，依眾靠眾來走弘法的路。護法呢？護法就要提醒自己起心動念、一言一行要照經教來做，不然一做事都用的是還沒學佛以前的習慣、性格。強者先牽，也很正常，可是一定要警覺到，一定要依經教來辦事情。

還有，道場聽經聞法不能中斷。其實我們都不能聽老和尚的教誨輕易滑過一些重點。我們現在冷靜下來，老人家講這一段法都已經用到很重的字眼，我們還容易滑過去。比方老和尚說的，釋迦牟尼佛只要一段時間不講經，他的僧團也穩不住了，也會有是非人我。這段大家聽過沒有？你們沒有反應，不是我聽錯了吧？有吧？師

長還常常提醒，古人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，我們現在撐不了三天。所以師長強調每天都要薰習，不然煩惱習氣穩不住。

我跟一個團體領導人交流了，他有動作了。什麼動作？開始整個團體工作人員每天要聽經，但是有一點，領導人不聽，叫別人聽。所以我現在很害怕，我也不敢太講話，不然我不殺伯仁，伯仁卻因我而死，看起來要幫人家解決問題，最後變成製造問題。他領導者心態不對了，「對對對，他們都應該聽、都應該聽」，副作用就出來了，今天你當領導的叫別人聽自己不聽，人家心裡不服。我們去觀察，一個地方的因緣，一把手都坐在第一排，這個道場愈來愈興；只要這個一把手不去聽經了，敗相已露。其實要觀察自己、觀察一些因緣並不是很複雜，只要把師父這些教誨放在心上，你去觀察觀察，真的是這樣。

很難得成德跟極樂寺幹部們一交流，他們就找我去跟志工們聊一聊怎麼來護法。當然自己的程度也很有限，跟大家一起探討一下。可是不容易，排好了兩天，結果因為疫情停了。其實法緣不容易，隨時會有變化。所以諸位同修，除非不得已，成德不會輕易停課，大家可以一起這樣共學其實挺難得的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今天沒有照著一句一句講，但是好像也提到好幾句。不過成德這樣分享可能對於我們學理工科的人會有一點難為，成德法師分享有一點沒有邏輯，沒有什麼層次。還是要恆順，要尊重大家，我們下一節課一句一句大家一起來探討。我看我們還是具體一點，我們這一品經下個禮拜圓滿，下禮拜要換大家，我看一節課可能不夠，可能可以兩節課，我們大家充分來交流這品「德遵普賢」。說實在的，後面的經也都在呼應德遵普賢，師長都有講過，四十八願是普賢十願再展開來。普賢行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菩薩不修普賢行不能圓成佛道。

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